



詩語背後

多彩老東門

木木

梧桐山東南麓，深圳河上游，有一座著名的橋，叫羅湖橋；有一條著名的城中村，叫漁民村；有一個著名的地鐵站，叫老街站。

這橋，這村，這站，呈半圓形拱衛着一片頗有歷史淵源的區域。若把蜿蜒的深圳河看作從伶仃洋出海的一條巨龍，三地連線宛然張開的龍口。龍口吐出一顆寶珠，為「深圳發源地」，也稱「深圳原點」。那便是大名鼎鼎的「深圳墟」，清乾隆嘉慶年間為新安縣（轄今深圳市和香港特別行政區）36墟之首，迄今仍是深圳人氣最旺的中心商業區。行政建制屬東門街道，坊間喚作「東門老街」或「老東門」。

深圳墟得名於深圳河，1688年始有記載。嶺南稱集市為「墟」，「趕集」為「趁墟」。墟市是小農經濟時代手工作坊和商品貿易的集散地，用以交換農副產品和生產生活用具，通常是一個地區商業及文化活動中心。深圳墟經過兩百餘年發展，至1911年廣九鐵路全線通車並在此設站，憑借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成為周邊地區最繁華、最具規模的城鎮。

在社會變革時期，墟市往往是當地變革運動的基地。老東門現存兩棟古色古香的小樓，一為思月書院，一為鴻安酒店。前者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作為十萬罷工工人離開香港返回內地的接待站，發揮了重要作用。後者是葉挺將軍1938年底到深圳組建抗日武裝的司令部，他在這裏很快拉起一萬多人的隊伍，為東江縱隊的建立打下了堅實基礎。

1953年寶安縣將縣治從南頭遷往深圳墟，羅湖火車站及羅湖橋成為新中國經由香港與西方國家保持有限經貿聯繫的標誌性通道。1979年寶安撤縣建市，命名深圳。次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以老東門為中心的羅湖區一舉一動，更是備受全國關注，成為推動改革開放大潮的重要引擎。

深圳墟西南郊，緊鄰深圳河，有一個由33戶人家組成的自然村落，名漁民村。村民祖祖輩輩以船為家，即所謂水上蜑民，俗稱「水流柴」。棄船上岸後，農漁兼營，生活仍很艱難。深圳經濟特區優先開發羅湖周邊，移山填湖，大興土木。漁民村人抓住機遇，組建車隊船隊，為建設工地運送沙石磚料，積累了第一桶金。隨後與港商合營，開展「三來一補」加工、酒店租賃、養殖等多種經營，1981年即實現戶均收入10,588元，

成為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如今整個村變成農工商聯營股份公司，村民一半在村裏居住，一半外出，包括去香港定居。每戶都擁有一單元12層樓房，其中1套自住，11套出租。而以公司名義開發的港僑豪宅大型住宅和商舖樓，一半以上業主是香港居民。

從漁民村沿深圳河上行數百米，便是歷經滄桑的羅湖橋，被譽為「中國第一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的路橋」。40多年前，羅湖橋上來來往往的港客，他們帶來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隨之而來的牛仔褲、花格衫、收錄音機、流行歌曲等生活方式，一度成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符號……

深圳墟沿襲下來的商業基因，無疑是改革開放初期撬動老東門現代商業蓬勃興起的槓桿。東門老街一度風靡大江南北，不少「深漂」把這裏作為闖蕩特區的第一站。鼎盛之時，每天客流量高達30萬人。尤以琳琅滿目的服飾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聞名遐邇。如今深圳經濟特區已成龐然大物，不少地段高樓大廈林立，新興產業勃起，東門街道所佔GDP比例遠不及昔日，但這裏仍然是全城市井味兒最濃厚的商業老街。隨着網購的興起和普及，線下購物越來越不受人待見，但每到節假日，當年盛況仍隱約可見。畢竟，它承載着深圳人的集體回憶，包含了特區發展的原始基因。

一個社區的發展價值，究竟應該怎樣全面地看待？除了GDP指標，它的人文特色、歷史傳承及其對市民生活方式的模塑，如何計量貢獻？如果在所謂產業升級城區改造中把一個地方的魂改丟了，人氣改沒了，到底值不值得？看着東門老街終日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口百年老井和一桿10米大秤的雕塑默然矗立，彷彿在天地間品味和衡量，我陷入了沉思。

東門老街上，橫臥一塊刻有《老東門改造記》的石碑。據碑記所載，20世紀末年，深圳市鑒於老東門「三百載歲月洗淘，終難免名盛形衰」，立足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高效能管理，啟動東門改造工程，重塑東門歷史風貌。一石激起千層浪，群情振奮，多方協作，精心設計，精心施工。「九九金秋，新東門巍然顯現，終存歷史之文脈，揚商業之傳承，建百姓購物之步行天堂。悠遠哉，老東門。恰樂哉，新東門。」

機緣巧合，我在位於老東門的深圳迎賓館住了整整半年。閒來無事，去東門老街隨意溜



深圳原點碑。作者供圖

躑，有時會走到羅湖火車站和漁民村。看着渾濁的深圳河彎彎曲曲流過，不禁想起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談「一國兩制」問題時講的老茶壺故事：宜興有種紫砂壺，用的時間長了，壺中會長出茶山（即陳年茶垢），不放茶葉也有茶味。一位老太太家有把上百年的老壺，她拿到市場上去賣，要價五錢銀子。有位買主出價三兩，說過會兒來拿。老太太心想，這麼一把握壺三兩銀子，裏面那麼髒多不好意思，於是把茶山給刮淨了。買主回來一見茶山沒了，掉頭就走，五錢也不買了。

由此，又想到嶺南何以把集市稱作墟市，倒也很有趣。稱「市」為「集」很好理解，所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稱「市」為「墟」則有些費解，明人《石洞集》和清人《廣東新語》曾這樣解釋：「墟」從「虛」，聚則盈，散則虛，北名集，從聚也，南名墟，從散也；有人則滿，無人則虛，滿時少，虛時多，故曰墟也。中國文化講求大道至簡，虛實結合。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的思想，通常用於格物致知，又何嘗不可以用於社會運行呢。由虛而實，由簡而繁，無中生有則無所不有。

「老街」是地鐵一號線著名站點，一向被視為全市最複雜的地鐵站，出入口之多，地下店舖之密集，若非久居此地者，迷路是常有的事。而一旦走順了，則別有趣味。這或許可以看作老東門的象徵：底蘊深厚，內涵豐富，亂中有序，活力充盈。據東門街道負責人介紹，老東門歷史文化、革命文化、商業文化、街頭文化於一體，在城市文化建構中具有獨特價值。徜徉在這片歷史與現實交織、傳統與時髦互動、經濟與文化共生的土地上，感受着滿滿的煙火人間氣息，多彩老東門，總讓人浮想聯翩。

羅湖橋上客匆匆 試問斜陽幾度紅
老井街頭新舖起 蓬家村裏舊船空
南來北往滄桑路 萬戶千家各不同
但見蜿蜒分兩制 一灣濁水笑清風

字裏行間

黃仲鳴

連圖小說

1950年代的灣仔，沒有什麼高樓大廈，多是四層高的唐樓；而樓與樓間多是一條一條的小巷。有些巷堆滿雜物，有些是營商之所，如理髮檔、小賣檔，在這些檔攤中，不乏租書檔。

不錯，是租書檔，是一些「小人」最喜逛的地方。有幾毫幾仙，就租他幾本，在檔口的長凳觀看。這些書，多是連環圖。一些孩童的知識，就透過這些連環圖學得來的，如西遊記、三國、封神榜、水滸、聊齋這些古典說部，就塞進小小的腦袋。所以連環圖又叫「小人書」，是給小孩看的。

連環圖只有「小人」喜歡看？不是的，在報紙的副刊，在雜誌的版面，都有「圖說」。所謂「圖說」，就是連載的連環圖小說。這是給「大人」看的。當然，這不及成書成冊的看得過癮。但由此而觀，那時的連環圖，老幼都愛看。

報刊的圖說內容，已非「小人書」的古典說部，而是社會、言情、武俠、偵探、神怪、創作的創作小說，執筆的多是成名或是薄有聲名的作家，他們所寫的，都是他們那方面的傑作。且舉潘柳黛的《情婦》（刊於《香港時



念佛山人的作品。作者供圖

報》）、念佛山人的《胡惠乾大鬧摩星嶺》（刊於《小說世界》）為例；讀者看的，主要還是文字作者，繪圖的反而是次要。不大出名的作者，也不斷出場，如司馬華的「連環偵探畫圖小說」《美人關》（刊《偵探世界》）。這些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報刊。那時的報刊，不少以「大人書」作招徠。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已有所謂「讀圖時代」之說。其實，這「時代」在很久以前的「時代」就有了。潘柳黛的《情婦》，故事沒甚突出，頗有負她的盛名。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壇，她便與張愛玲、關露、蘇青合稱「四大才女」。她為人心直口快，筆也快，得罪不少人。本是好友的張愛玲便成為「陌路人」。潘柳黛以《退職夫人自傳》得享大名，但《情婦》這「圖說」情節薄弱，未顯她的才華。不過，那時「圖說」成風，她的讀者仍有很多的。

念佛山人名許凱如。本是商人，從商之餘，偶執筆為文，名聲漸起，遂全身投入文界。後與黃飛鴻徒弟林榮樂相識，透過林的口述，寫起技擊小說來。年前我淘得他一部《紅船雙傑》，不錯。其後在《小說世界》看到他的短篇技擊小說，誠傑作也。上世紀五十年代，可算是念佛山人最得意的時代。他的畫說，配上一票的繪畫，稱得上是「雙璧」。

至於司馬華，不知何許人也。他的「圖說」，沒標繪畫何人，畫功亦好。司馬華的作品，我只在《偵探世界》看到，兩期完一篇，布局精巧，唯懸疑性不高，與「畫」一起看，亦有其趣。

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報刊上的連環圖小說，已漸衰落，但「小人書」仍見於租書檔。當時我袋中有一錢，便坐於書檔的長凳上，看個不休。後來，不看連環圖了，而是租文字書來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就是租回來看的。那歲月，一去不復返了。方今還有多少人看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飛髮·好慄/好栗·為你鍾情——動態清零版



「飛」到成地頭髮，唔通「飛髮」係咩嘍？係咪咁就咁唔知，不過我就知道啲啲打針去「飛髮」就係「非法」！



「好慄」，你講嘢呀？



阿姐，你戴兩個口罩，係咪「好慄」呀？我「好慄」，怕嘍！

「好慄」個「慄」，會唔會係「栗子」個「栗」？

《粵語講呢啲》

飛髮·好慄/好栗·為你鍾情——動態清零版

在變種新冠肺炎肆虐下，政府立馬加強防疫措施，其中一項是關閉髮型屋；換句話說，全港市民會「冇得飛髮」，也意味著稍後在沒注射疫苗下往該類處所「飛髮」是「非法」的。「飛髮」是廣東人對「剪髮」的通行叫法；此叫法由來已久，但好像從來沒有人去查究其出處，今期就讓筆者帶大家去探究一下：

「飛」可指「飛離/飛走/飛去」，那「飛髮」不就是可指「去髮」嗎？然而，「去髮」通「落髮」，有專指削髮為僧尼的含義；因此以「去」代「飛」的可能性應予以剔除。

如從「剪」字出發，筆者相信大家應該難看出此字與「飛」字的關係所在；可如從「剪髮」另一個同義詞「理髮」入手，便會很接近出處的所在了。通過以下音變，「理」可讀作「飛」：

理/lei5；變調→lei1；變聲母→飛/fei1
加上當理髮、剪髮時，頭髮散下地；因此以「飛」代「理」的理據就變得相當充分了。

說到「驚」、「怕」，廣東人也會說成「慄」(lut6)，可此字從來都是懂說不懂寫。有人說，「好慄」這個很「得意」的講法源自台山話，情況又是否是這樣的呢？

大部分人認為很多廣東話用詞都是「有音無字」，

即是讀得出、寫不到。就此課題，這百多二百年來，不少所謂文人、學者、粵語專家於字典、詞典、古詩、古文中翻箱倒籠，找來一大堆筆劃超多、古靈精怪的生僻字當作「本字」。可以這麼說，不用深思熟慮都能看出找出的字，只是有多少音近又或者勉強把意思作無限引申使得接近本義。這些欠理據的講法卻有不少人，尤其中文人跟風，還說這類發現足以證明廣東話有多古雅，於是乎把「粵語保育及傳承」弄得烏煙瘴氣，都是拜他們所賜！

其實此課題算不上什麼大學問，沒勞師動眾的必要。根據筆者的考究，上述純粹「按音找字」或者「近義找字」的手法，均屬一派胡言。大部分廣東話的用字都是通過音變而得，切合原意當然少不了。以今期為例，「好慄」中的「慄」，其「本字」正是早已把謎底打開的「栗」。

「慄」指因恐懼而發抖，例如：驚慄、戰慄、不寒而慄。這樣看來，在意思的層面上已經成立，亦即滿足了成為「本字」的其中一個條件。通過以下音變：慄/leot6；變韻母→lut6
這便滿足了成為「本字」的另一個條件。

「栗子」的「栗」，解作畏懼時，與豎心旁的「慄」是相通的；所以把「好慄」寫作「好栗」也是可以的。

說到這裏，你可能懷疑為何筆者沒把人們對「慄」所創作的「本字」公諸於世呢？情況是這樣的：就「慄」的正寫，坊間根本不存在「始作俑者」，導致一眾所謂「專家」無從抄襲，所以如果你有幸可接觸到這類專家，請代問「慄」的「本字」為何，相信你會為他帶來尷尬！

執筆前幾天本地確診新冠肺炎數字超越六百（應有機會爆升），特首林鄭月娥在記招會上表示這個確診數字令她驚心動魄。大家或許可以從一首由筆者稍作改寫的歌詞，以感受一下她在疫下的心情：

為你鍾情——動態清零版
動態清零 傾以至誠 請你心藏 這份誠
從未對人 傾訴秘密 一生首次 動魄心驚
望你應承 給我證明 此際糾纏 有日停
然後對人 公開心情 用那動態 清零來做證
對你講一聲 今天我感受 以後同你 齊和應
對你講一聲 I do! I do! 願意一世 讓你高興
動態清零 中央叮嚀 請你心藏 這事情
唯望今年 找到新生 用那中央 關愛來做證

來鴻

徐永清

翠湖看海鷗

昆明的城中有一湖泊，因其八面水翠，四季竹翠，春夏柳翠，故稱「翠湖」。它以「翠堤春曉」而聞名。杭州西湖的「蘇堤春曉」則對應翠湖的面積有350多畝，約30多個足球場大小。它曾是浩渺滇池的一個湖灣，後來因水位下降而成為一汪清湖。昆明人喜歡把翠湖譽為「鑲嵌在城裏的一顆綠寶石。」可見人們對它的美譽與偏愛。

早年間，我在昆明當兵的時候，經常到翠湖去玩，那時節翠湖還沒有海鷗。1985年，翠湖驚喜地平添一景——海鷗。這讓人欣喜異常，興奮不已。去年的年底，我在雲南旅行了半個多月，當然要到翠湖去一睹海鷗的風采。

翠湖的海鷗均來自遙遠寒冷的西伯利亞，牠們成群結隊地飛到這兒過冬。四季如春的昆明，給牠們提供了一個越冬的福地。這裏海鷗的數量，通常保持在一萬隻左右。一般棲息的時間，從當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現如今已經30多年了，牠們仍是一年一度，如期而至，從不爽約。

翠湖的海鷗全都集中在九曲橋與燕子橋一帶的湖面。滿湖的海鷗，密密麻麻的，幾乎覆蓋了整個湖面。牠們大都在靜靜地棲息着，像在養精蓄銳。有的則自由地游弋，快樂地追逐。一些好動的、精力旺

盛的海鷗，則一刻不停地扇着翅膀，在湖面穿行，還不停地鳴叫着，歌唱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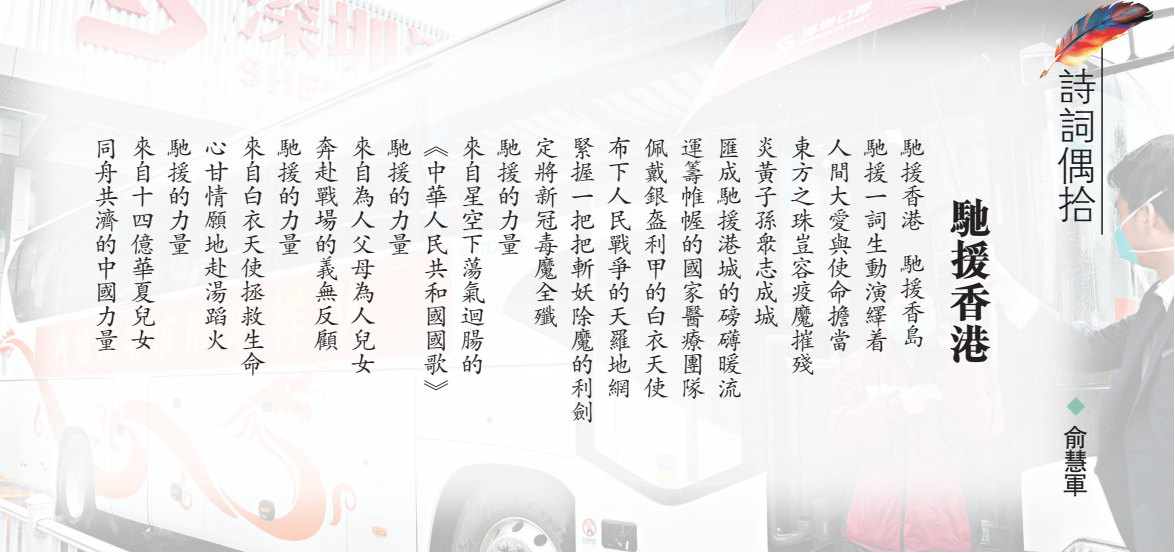
這裏的海鷗一點也不怕人，不時有些海鷗會飛到岸上，與人親近。牠們邁着細碎的步伐，優雅而從容。左顧右盼之際，小心謹慎地走到你的跟前，抬頭舉目，打量着你。你若置若罔聞，牠們則在岸邊徜徉，不離你的左右。你若投食，牠們便毫不客氣地叨來享用。一些好事的遊客則喜歡撩逗海鷗，牠們不停地把食物拋向空中，海鷗們則輕快地躍起，扇着翅膀，直升飛機一樣懸停在空中。牠們雖然爭食，卻不打鬥，顯得很有教養，彬彬有禮似的。這裏的海鷗好像並不挑食，任是麵包、餅乾、蛋糕、包括一些水果，牠們是來者不拒，一概拿來享用。

海鷗的體格、相貌跟鴿子差不多。仔細打量，牠們是清一色的紅嘴黑喙，紅腿紅爪，棕色的翅膀，黑色的尾巴，渾身是灰白色的羽毛。牠們總在不停地鳴叫着，顯得特別興奮。經心辨別，這叫聲不外乎兩種，有時是嘎嘎地叫，粗而急促，像鴨子；有時是嘍嘍地叫，尖而清脆，像鳥鳴。牠們是在小聲地交談，還是自言自語？是呼朋引伴，還是抒發快樂？有人有人言，鳥有鳥語。總之牠們是快樂的，抒情

的。觀賞之際，彷彿是有號令似的。剎那間，滿湖的海鷗全都拍着翅膀，扇起陣風，呼嘯起飛，一隻也不剩。牠們成方陣，有序地，時高時低，時快時慢地在天空飛翔，盤旋。牠們像在溫習遠行的技藝，又像在聯歡，更像是感恩人們提供的一片棲息的樂土。不時一些頗有個人英雄色彩的海鷗，離群高飛，直插雲霄，一直消失在人們視線的盡頭。有的則低空盤旋，輕快地掠過水面，像在炫技一樣，激起人們的陣陣讚嘆。有些藝高膽大的海鷗，則三五五地往來穿插，像是表演飛行特技一樣。這一幕幕真是精彩絕倫，令人眼花繚亂，嘆為觀止。在你沉迷陶醉之際，牠們又「步調一致」，全都收攏翅膀，像是天外來客，全部輕捷地降落水面。

據了解，翠湖的海鷗白天均在此地嬉戲、覓食，傍晚則飛往滇池或是撫仙湖過夜。牠們也要編織一個安靜的、甜美的長夢。現如今，每當海鷗來昆明越冬之際，每天都有大量的遊人前來觀賞。若逢節日，人們扶老攜幼，爭相前來。一時間是人流如潮，大有萬人空巷之勢。

我在翠湖整整待了一個下午，就一門心思地看海鷗。您若問我的感受，就四個字：快樂、和諧。



詩詞偶拾

馳援香港

俞慧華

馳援香港 馳援香港
馳援一詞 生動演繹着
人間大愛 與使命擔當
東方之珠 容疫魔摧殘
災黃子孫 眾志成城
匯成馳援 港城的磅礴暖流
運籌帷幄 的國家醫療隊
佩載銀星 利甲的白衣天使
布下人民 戰爭的天羅地網
緊握一把 斬妖除魔的利劍
定將新冠 毒魔全殲
來自星空 下蕩氣迴腸的
馳援的力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馳援的力量
來自為人 父母為人兒女
奔赴戰場 的義無反顧
馳援的力量
來自白衣 天使拯救生命
心甘情願 地赴湯蹈火
馳援的力量
來自十四 億華夏兒女
同舟共濟 的中國力量